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1985—2015

长篇小说梗概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文学评论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 ①

周山湖 / 主编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滢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中篇小说

●

周山湖 / 主编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薄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中篇小说. 2 / 周山湖主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78-4536-6

I. ①黄…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002 号

书 名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中篇小说二

主 编 周山湖

责任编辑 王宜青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36-6

定 价 49.00 元

序

杜学文

就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一方面，文学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表现出空前的活跃。这种空前的活跃至少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老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日后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更为年轻的作家。这些人基本成为今天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二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十分踊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作现象，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众语喧哗式的关于创作理论、审美范式、文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讨论、议论及争论。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反思、坚守，也有对外来理论的译介、传播，更有在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等等。三是文学阵地快速扩张。恢复了一批文学刊物，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的分众化现象初现等等。这种空前的活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也反映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以及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后社会，包括文学转化的兆始。在这种众语喧哗的繁荣之中，也隐含着文学的分化时代即将到来。这种分化在当时

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已经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势头。主要是，创作方法更加多样，作品样式更加丰富，审美追求的不同体现，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暗含的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无疑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式的繁荣。但是，其中也表露出人们的某种迷茫、偏执，以及非文学化、非道德化等不仅仅是涉及文学样式、风格，同时也涉及价值体系的选择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不仅是关乎文学的，也是关乎社会、文化、历史的。比如，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新建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在空前的大繁荣之中，包含着空前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在繁荣之后将要出现的挑战、危机。事实证明，在此之后不久，文学进入一个“无主题”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影响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显现出弱化的趋势。在许多方面，文学甚至被技术、资金等绑架。文学关于提升净化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激发人们向善向美的功能也受到了考验。文学与时代，与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的问题。

但是，不论时势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或缺的魅力。文学的旗帜在人们的物质精神天地中仍然猎猎飘扬。《黄河》就是在那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出现的，并在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坚守着自己文学的品格，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执着地、顽强地、甚至有些无畏地存在着。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刊物出现了。这是文学的幸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有许多文学刊物消失了、转向了、改变了。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关心，不再讨论。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各类刊物推出了许许多

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出手不凡，手段了得，影响广泛。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一些人们不再以培育文学的新生力量为己任，而是以追求生存为当务之急。但是，《黄河》没有。《黄河》走过了三十余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更替了几批编辑人员。但是，她坚持文学的原则一以贯之；为中国文学助力呐喊的原则一以贯之；在文学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刻，她不改初衷、一往无前的品格一以贯之；表现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求中的思考、奋斗一以贯之。

作为一种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诞生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但是，《黄河》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从她诞生的时刻起，《黄河》就至少把目光投射在中国的文坛。她重视以山西为主的地域文学的发展，但是，绝不保守，绝不封闭，绝不画地为牢。《黄河》刊发了大量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我曾经说过，非常佩服当时为这个刊物起名的人们。他们那时就没有准备把《黄河》办成一种地域性的刊物，而是要以此来表达对黄河以及因黄河而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注。这种努力使《黄河》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舞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刊发了大量的晋地之外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马波（老鬼）的《血色黄昏》、杨志军的《海昨天退去》等；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阎连科的《鸟孩诞生》等；诗歌如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北岛的《回顾与思考》、欧阳江河的《博尔赫斯之谜》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以及被列入《作家书斋》栏目中的文章，多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所撰。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黄河》三十年的历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回顾。从中可以领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某种缩影。在这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义无反顾地到来时，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改变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的。

《黄河》也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作家的刊物，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个刊物固然有自己的编辑方针、风格特色，应该说，《黄河》也是如此。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世界及社会实践的关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笼统，但《黄河》追求的确是一种厚重的品格。这并不是说她只坚持传统，而是说，她在坚守文学对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的关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自身严肃的创新。在这里刊发的作品当中，既有老一代作家、评论家的，也有风生水起、倍受关注的中坚力量的，更有刚刚步入文坛代表着文学未来希望的新人之作；既有晋地作者的作品，也有晋地之外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外创作现象的关注。在刊发作品的同时，《黄河》也非常重视对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以及对重点作家的扶持，通过举办笔会、研讨会及刊发对话等形式推动创作。特别是对晋地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是创办专栏、不惜版面、组织力量，表现出这一刊物对文学的责任感、事业心。《黄河》不势利，不追风，不苟且，不浮躁，更不会讨巧。在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的同时，《黄河》坚守了一份文学刊物对文学价值的追求。

如果一份刊物只发表文学作品的话，我认为还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样虽然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比较多的情感体验的机会，但还是限制了作家，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与社会的直接对话。其思想的品格、文化的追求，以及刊物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度等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缺憾。所幸的是，《黄河》在刊发创作作品之外，十分重视对文学流变、文化发展等问题的

直接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严肃的探讨，如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不同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学与文化、文明的讨论，文学作品文体、结构的新变，国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等，都有非常严肃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黄河》刊发了大量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回顾历史，或思考文学的发展规律，或表达文化心结，或介绍创作心得等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一份文学刊物的品质，也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之树，虽然没有现实的功利价值，但却是任何一个时代与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枯萎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将发生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步入复兴的历史之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学将承担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文学，将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何给努力前行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精神力量、情感追求、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是文学不能回避的使命。具体而言，我以为这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文学如何引领时代？中国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即将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知、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方法、奋进的勇气。文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无法回避这个既关乎民族复兴，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时刻，必须表现并推动其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文学如何完善灵魂？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而精神世界的完善除了内心情感的净化升华之外，更离不开正确价值

体系的重建。怎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涵，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观、方法论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之形成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能够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缺陷，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体系、精神资源的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文学必须承担的使命。

三是文学如何发展进步？文学虽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但文学当然具有自身的品格。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表现手法空前丰富，风格流派空前多样，样式类型不断出新。但在经过一个急速变化之后，是不是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调整？在吸纳了众多的空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表现手法、形式体裁、传播技术等之后，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反思，使文学从外部的变化更多地回归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从疏离人所存在的社会生活回归到“这一个”人与社会时代的融合之中。也许，这种努力将使文学自身的变化出现飞跃，使文学的魅力更具光彩。

我希望，并且更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文学将重新焕发出自己光芒四射的魅力。文学属于时代，更属于人类。而《黄河》，无疑将成为这一新变的重镇。

2015年7月5日于并州

目 录

- 001 神主牌楼
——《仇犹遗风录》 / 张石山
- 096 莜麦地旧事 / 王祥夫
- 139 妮儿 / 张 平
- 206 麻奶奶 俏奶奶 / 刘颖弟
- 263 故垒西边 / 焦祖尧

神主牌楼

——《仇犹遗风录》

张石山



小时候在乡间听书看戏，知道了有很美丽的小姐从绣楼上抛掷彩球选择意中人那样一类故事。“说书唱戏，给人比喻”，故事也便是故事罢了。但我差不多从刚刚听得懂故事的年龄起，就开始想入非非，隐隐盼望有那样一位小姐将彩球抛给我，引周围千百人来羡慕。然而，又担心那小姐掷彩球的准头。我自己把一只鞋子从窑洞顶上掷下，十回倒有九回掷不中目标。在我们青石沟，准头最好的是放羊汉，几百只羊，他使放羊铲撮一块石头抡过去，打羝羊便羝羊，羝羊便羝羊。那小姐须得看上我，又须得先放几年羊，才好。如此一想又想，觉得事情异常复杂起来，前途黯淡得很。

但，在我的想象中——也许是梦境里——那样的好事竟得以发生。绣楼总是一只雕镂精致的窄而高的立方形木盒。小姐白而且胖，笑咪咪的，直要让人化在那一团酥软当中，彩球光芒四溅，飞射如电，击中身体的任何部位，温柔的酥软和麻痛的痉挛立即传遍全身。蓦然惊寤，两腿之间站直了一个物件，急尿。忙下炕，冲得尿盆银铃似的响……

后来大了几岁，细细地反省儿时梦境：白而且胖的仿佛灶君娘娘，窄而且高的木盒，分明是客厅里供着的神主牌楼。唯那只彩球，不知所自何来。

乡下书籍缺，带插图的书更缺，带插图能供儿童阅读的书尤缺以至于无。我上学堂读小学之前，大伯给我开蒙，读的是一本《三字经》，“香九龄，

能温席”，本来说的是黄香孝亲故事，九岁知道替父亲去暖被窝，大伯却长声短调地开讲：

“香九龄这个人呀，是能温习功课的呀！”

《三字经》上有“三才者，天地人”。薄而黄而脆的纸页上画着三个鬼怪式的形象，头顶两侧斜斜向上生两只角，两角之间是一蓬朝天杂生的毛发。看了着怕，又禁不住时时想来翻看。除了鬼怪式的“三才者”，可看的图画便只剩了灶王爷。那是在麻纸上印刷的二分钱一张的图画，色块与线迹多半不吻合。灶君爷爷一张红脸，灶君娘娘一张供品馍馍似的大白脸。那白脸，胖，并不笑。进了我的梦中，眉梢弯下来，嘴角翘上去，不知她为什么高兴。许是在那麻纸上太过拘束了吧。

奶奶占着三间正房，西首一间，使隔扇隔断，靠窗一盘炕，奶奶和我住。其余两间，通间。正中一间，冲屋门靠后墙摆张供桌，供着家堂诸神。灶君和他夫人也在其中。东首一间，晦暗的后墙杳晃，也摆一张供桌，供着几座神主牌楼。神主牌楼，一尺多高，四面镂空，木质缜密，色彩古旧，在暗暗的角落静静地伫立，兀自透出一团森森鬼气。所谓“神主”，儿时猜为哪路神仙，后来才晓得那是祖宗的牌位。偷偷掀开牌楼来看，果然在狭长的小木板上写些张姓的不三不四的名字。怪不得鬼气森然！

长到四十岁，回老宅住几日，对那个墙杳晃也总要存几分悸怖。

山乡野里，石窑瓦舍，土屋茅庵，不知楼为何物。神主牌楼，应是我最早见到的一种“楼”。进入梦境，竟幻化作小姐的绣楼了。

——在一个男孩子的梦中，可敬的灶君娘娘扮演了可褻的小姐，可怖的神主牌楼变成可爱的绣楼，这说明了什么？又预言着什么？

—

奶奶很老。头发是白的，脸上的斑块是黑的。脚始终很小，裹脚条子很长，她差不多永远坐着，两只膝盖对齐，身子板正，纹丝不动。每到晚上，大伯

和叔叔们陆续来给奶奶请安。

一个个问：

“妈，你今日身子还好？”

“妈，炕凉不凉？”

奶奶看着自己的膝盖头，嘴唇不动，发出些声音来。大伯们靠着地下的躺柜立了，十分困乏的就惴惴地蹲下去。六七杆烟锅子燃起，烟火头儿高低明灭。有一只烟火头儿暗了，暗了，猛地朝前一扑……是打盹儿了，忙打点精神，滋啦啦用力吮吸，烟火头儿渐又一闪一闪发红。

奶奶终于说：

“你们去吧！——我乏啦！”

七个儿子如逢大赦，慌忙走散。到大门外才高声咳嗽，用力放屁，老山鞋踏着石板阶沿“咔啦啦”响。

奶奶偶尔也下地走走。去找她的老姐妹们，抹抹纸牌，拉拉闲话，骂骂媳妇。她一只手拄了拐杖，一只手扶了我的肩，两只小脚扭前扭后，进两步退一步。十来丈长一条巷子，且要扭三顿饭以上工夫。这充足的时间，媳妇们就在家放胆偷吃。烙油饼，炒鸡蛋。刚刚开始和面，放哨的七婶在窑洞顶上岔了声儿嚷：

“大嫂二嫂！那老东西回来了！”

大嫂二嫂百炼成钢，百难成仙，点化七婶：

“老七家的，放你的心！吃光拉净，她也扭不回大门口！”

但“老东西”料事如神，扭前扭后，突然说：

“噢，当我不知道啊？正偷吃哩！半生不熟，死填活饕，不怕吃死！”

我听不懂，仰脸看奶奶。奶奶笑一笑：

“你腿快，跑回去吃吧！能赶上！——奶奶知道你嘴馋，平素又不兴给你另做。去吧！那些妨祖货平素做不出一顿好饭来，偷吃可会吃，舍得放油！丧良心的！”

我一道烟奔去，拐巷口，钻门洞，耳房厢房茅房柴房，箭也似射进厨房。大娘二大娘们果然都在光明正大地偷吃！油香扑进鼻孔，从咽喉便伸一只手

上来。咽一口唾液，准备嚷。刚开启一条口缝，一只油饼“叭”的拍面捂来。
大娘命令：

“快吃！”

这样的好事原不必命令，半张饼早不知去向。二大娘接着劝导：

“吃了东西可不许说啊！说了要烂肚肠！”

三大娘随后威胁：

“敢！敢说出去了把饼吐出来！”

这三母猪带毛的大手持一柄擀杖直戳我的肚脐眼，立即会将我擀成一张肉饼。腊月二十三送灶，灶君夫妇吃过糖瓜饧条，只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神鬼怕的是恶人。但奶奶若要问起，我该怎么办？“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将一部《三字经》背完，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徒唤奈何。油饼鸡蛋在肚里作起怪来。

拐杖笃笃敲进院来，敲进正房。奶奶上炕，盘腿坐了，瞧着自己的膝盖头，纹丝不动。厨房鸦雀无声。院子里日光明晃晃耀眼。四眼狗在大门洞里卧了，伸长舌头舔腿裆。一只公鸭在柴房围墙上昂然大吼起来。三大娘手中的擀面杖“咣当”一声掉落地面，这三母猪脸色白出青来。抖着嗓子自言自语：

“天！今晌午轮我做饭哩！天！”

大娘二大娘忙给她打气：

“你先去问饭。实在问不出来，我们去请人！”

三大娘抿抿头发，扯扯衣襟，倾了头小着脚步走进正房。七八双耳朵立即伸直。听：

“妈，今晌午吃什么饭？”

“……”

“妈，今晌午轮我做饭哩！”

“……”

“妈，快晌午了，受苦人快回来了！”

“……”

奶奶不出声。

二大娘小声骂：

“这老东西！不说理的！老不死的！”

大娘弯下腰来朝我笑，笑得很难看，笑容和脸皮没贴在一起，如灶君像上的色块。但她就那样笑着说：

“你去吧！奶奶疼你。你就说饿啦！——去吧，救救你三大娘！”

那三母猪我最恨她！大屁股，满手的毛！但二大娘也来求我：

“三大娘可怜见的，今天就指望你这个男子汉啦！”

男子汉嘛，是得像个男子汉。我就气昂昂说：

“我去！可是。我要摸摸七婶的奶！”

七婶红了脸。四大娘拿指头在脸上羞我：

“小东西！你也知道年轻的好！”

七婶还在忸怩，大娘催促道：

“老七家的！尿炕娃儿省得什么？你就甬羞羞答答的啦！”

说着，抢上去三两下扯开七婶的衣襟，反过头来催我：

“这不是？快摸吧！不见大的！”

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自己赢得的应该独享的权利遭到了侵犯。我恨恨地转过身，壮烈牺牲。七婶一定看着我。一定！

正屋里间，三大娘双手扶着炕沿，屈着腿弓了腰，依然在连连恳告：

“妈，媳妇不好，不对，你就饶过媳妇这一回吧！妈——”

奶奶纹丝不动。翻眼看看我，又埋下眼皮。

“妈，受苦人快回来了，娃们也饿啦！妈，不心疼媳妇，心疼心疼孙子们吧！妈——”

奶奶纹丝不动。

三大娘的大胖脸上滚下汗珠来，一滴滴落向炕沿。“吧嗒！吧嗒！”洒一些图样。

七婶端一碗开水进来，小着嗓儿说：

“妈，你喝碗水吧！”

七婶是新媳妇，奶奶到底开了口：

“我不渴！”

七婶双手捧定水碗，又劝：

“妈，大热天的，不要上了火。”

奶奶拍拍炕沿，不再吭声。

七婶小心翼翼放下水碗，退出屋去。走过我身边时，耸眉咧嘴的，眼角狠狠勾了我一下。

我终于鼓起勇气，嚷：

“奶奶！我饿啦！”

嚷出口，才听出自己声儿很低。有点后悔。

奶奶看看我的脸，慈祥地一笑：

“嘴唇油油的。也吃了点东西啦！饿不着，玩儿你的去吧！”说着收了笑容，盯住自己的膝盖头，嘴唇不动，“本事不小，法儿不少，差一个涎水娃娃来指派我啊？”

全部破产。什么也瞒不过奶奶。我灰溜溜地走出里间屋，又不好意思走到院里去，独自在外间屋做好汉。七婶准要小瞧我！幸好刚才没摸她的奶。但灶君娘娘盯着我，大白脸上四边形的眼睛里盛满嘲弄。灶君爷爷威风凛凛，红光溢出面颊。神主牌楼那儿，有无形的眼从楼孔里向外逼视，冷光森森如枪刺。我究竟更怕鬼呢，还是更怕羞？

媳妇们终于搬来了救兵。四眼狗在门洞里铜锣似的叫响。奶奶迎出院子里：一百二十多岁的德元老太来了。这位老太三伏天穿一条老棉裤，裤裆拖至膝弯以下。头顶无毛，仿佛戴了一只铜瓢。满嘴没一只牙齿，声音却如鸱鸢：

“媳妇子，你好啊！”

奶奶忙堆了笑容，双手秉在腰侧，连福几福：

“德元奶，哪阵风把你老寿星吹来啦？”

将老寿星让至里屋坐下，奶奶还要正式跪拜，老寿星伸手拦住。大娘二大娘以下，媳妇们都磕了头。三大娘磕下去就再不起来。鸱鸢一声怪笑：

“咕咕咕咕！今儿里轮这娃娃做饭啊？”

奶奶脸上换了正经颜色：

“媳妇在你面前不敢说‘老’，也七十岁啦！谁做饭，谁不做饭，管不了人家那么多啦！”

“媳妇子，你可年轻着哩！娃娃们不懂事，还得你调教！”

三大娘就把一颗胖头敲得砖漫地蹦蹦响。

“娃娃，甬给我磕！我受的大礼多啦，越死不了啦！——给你婆婆磕几个！敬奉公婆胜如敬菩萨！我这会儿想敬奉老人，敬奉不上啦！”

三大娘扭动大屁股，换个方向，又冲奶奶砸起砖漫地来。打夯也似，十几二十夯。

奶奶这才发了话：

“你也甬在老太面前对我这么着下情，倒显着我刻薄你们！——去！到神主牌楼那儿跪着去！我管不了你们，叫张家祖宗管管！——老大家的，今晌午的饭你来做！还老样儿：熬一锅豆汤，蒸两笼干粮。受苦人玉茭面的，咱们糠面的！——老三家的，打明儿起，做三天饭！”

三母猪恨恨地提起一身大膘肉，胡乱去摔在神主牌楼地脚。大娘领了饭谱，搗着镰刀脚颠向厨房。

德元老太劝得奶奶开了口，挣足脸面，起身告辞。离炕下地，轮动两眼，满地搜索。我急忙将自己缩到极小，两手护定腿裆：我知道她要干什么。那才是我最恐惧的事！胜过怕羞，胜过怕鬼。她要用力抓捏，还要稀溜稀溜吸气。她准是吸去了我的什么，用那没牙的黑洞。而我逃不掉，如传说中被蛇吸定的鸟雀，任她吞食。我向奶奶求救，奶奶却说：

“来！叫老寿星摸摸我娃的鸡鸡！——来！叫老寿星摸一摸，能长成大个子！”

摸罢我的鸡鸡，她还要看新媳妇。七婶进来，差不多被浑身摸遍。摸了腰胯，摸屁股；摸罢屁股，又摸奶子。嘴里还稀溜着念叨：

“好，好！奶盘儿不小，保准能生养！养下来有奶！屁股蛋儿也不小，好，好！”